

代沟永远都是存在的。有人说,我和我的儿子,或者女儿,是无话不谈的朋友。朋友是可能的。但无话不谈,就可疑了。不同的生活是为不同的人而设计的,一代人有一代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审美观、世界观,有各自不同的趣味和兴奋点。许多人对子女的了解,其实是相当的肤浅,常常只是一厢情愿。他们完全认识不到,自己最多只是他们最亲的人,但决不可能是他们最愿意朝夕相处的人。

许多父母的眼里,自己的孩子始终是幼稚的。他们会说:“我家儿子真傻,见了女生就脸红。”或者说:“我女儿特纯,二十五岁了还不知道爱情是咋回事。”说出这样的话,真是住在世外桃源中的可怜父母,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。他们也不想想,自家小子为啥见女生就脸红?这正说明他心里有了感觉了。而认为二十五岁的女孩还对爱一无所知,这样的父母,真是有点可笑。

我们当父母的,生育子女,并不是为了

生育朋友。既然生下他们,理当悉心养育。完全谈不上伟大和无私。爱自己的孩子正是有私的表现。孩子越长越大,我们的任务也趋于尾声。对于孩子,在他们快乐的时候,我们就应该悄悄地离开。哪个男孩女孩,郊游会乐意带上自己的父母?而当他们遇到了挫折,需要帮助的时候,才是你张开怀抱

父母和子女

荆 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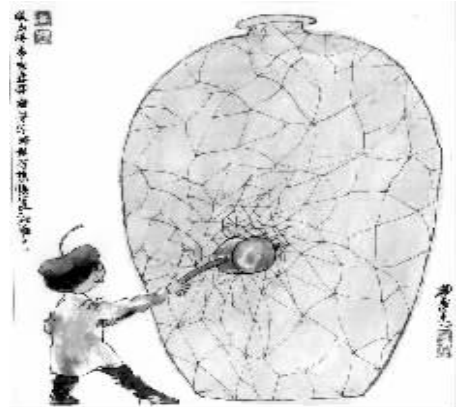
之时。我们是他们最后的港湾,是他们的无路之路。

孩子会对我们怎么样,答案不难寻找,就在我们自己这里。我们只需想一想,我们对父母都做了些什么。父母在我们的世界里,重要性总是日益降低。渐渐的只是责任,渐渐成为负担。说这些好没意思,但事实上就是这个意思。

曾经在一部韩剧里看到一位妈妈,她深

情地看着女儿,对女儿说:“孩子,你长得这么漂亮,就是对妈妈最大的孝顺。”她说得多好啊,真是感人。作为父母,有如此境界,就一定是幸福的。他会永远都幸福的。因为幸福由心所造。幸福的心,能够移山填海,能够化腐朽为神奇,能够将一切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。它于是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幸福。反之,所有的好事落到头上,还是不会幸福。

我们要做理解型的父母,服务型的父母。对于子女,不要抱奢望,不要把他们视若无话不谈的朋友。子女就是子女,不是朋友。既然是两代人,就会有代沟。无话不谈、相见恨晚、山盟海誓、同甘共苦、心有灵犀,这些都不应该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发生。对于子女,我们所能够 and 应该做的,只是疼爱,只是关怀,只是祝福,只是帮助,只是远眺,只是默默地担忧和欣喜,只是没完没了地付出,只是悲悯,只是生命即将陷入彻底黑暗之时的一缕光,一丝延续的安慰。生生不息,这是作为子女对全人类最大的贡献。



弟窑变哥窑

(马纽对牛博士说) 戴逸如文并图

看到万佛湖这花开罢那花来,风光目不暇接,叶兆言先生心痛了:“这么好的山,这么好的水,一旦全面开发,真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”

我知道!我知道!我举手!我发言!

我去了趟微山湖,第一次去,我是一路哼着“微山湖上静悄悄”“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”兴奋而去的。满脑子呀都是《铁道游击队》电影里的镜头:一碧万顷,波光粼粼,夕阳斜照,风摇芦苇……虽然是黑白老电影,但,美丽的微山湖荡漾在熟悉的旋律里,动人,感人。

走近湖边,被湖光山色、诗情画意胀胀起的脑中气球,砰地一声,立刻炸得粉碎:

电影里见到的微山湖哪里去了?那是一只美如王的龙泉弟窑青瓷盘呵。而如今,满目乱纷纷的竹竿和渔网,湖面割裂成了一只脏兮兮烧过头的哥窑碎瓷盘!

主人热情招呼上船。快艇成了慢艇,在狭窄的夹缝里弯七绕八,提心吊胆,生怕一不留神被渔网缠住了螺旋桨……

开发,开发,弟窑湖开发成了哥窑湖!

每时每刻为地球

王瑜明

今天,是一年一度的世界环境日,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(WWF)来华工作30

周年纪念日。作为WWF荣誉馆日活动的一部分,在大洋洲广场,300名志愿者会拼出WWF旗舰物种——熊猫的形象和WWF的字样。晚上,还会举行“迷你地球一小时”启动仪式,向大家传达“保护地球,你我共同行动”的环保理念。

“地球一小时”是一个全球性倡议。活动始于2007年的澳大利亚悉尼。当时有200多万个家庭和企业自愿熄灯一小时。一年后,在世界自然基金会

推动下,“地球一小时”已成为一项全球性并持续发展的活动。这场全球上千个城市的“关灯接力”从新西兰起,传递到悉尼,再传递到亚洲的首尔、上海、北京、保定、香港、吉隆坡、马尼拉、新加坡、曼谷、雅加达、孟买和新德里……“地球一小时”凝聚世界各个角落的所有人,一起踏上应对全球变暖的旅程。

今晚举行的这场“每时每刻为地球”公益环保音乐会,将以“低碳”为目标,音乐会的主要能源都采用可再生能源;会设立综合回收中心,最大限度减少垃圾;现场还会分发低碳生活指南小贴士。

今晚灯谜

张礼鹤

临去秋波那一转

(成语)

昨日谜面:适逢诞辰

(掉尾格,三字学校称谓)

谜底:值日生(注:按

格法,须读作“值生日”,别解为“正值生日”)

方法:让虚高的药价真正降下来。

该药进入医院前也没有参与湖南药品集中采购,可见是一种违规行为。由此可见,芦笋片提价十三倍,充分说明目前药品价格监管不力,湖南物价部门价格核定上把关不严,愧对患者。癌症之害,人所共知,既然有了良药,就应该给更多癌症患者带来福音。如此暴利销售,置人的生命于度外,其手法之恶劣,也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。据悉,国家发改委日前已采取四项措施,加大对流通环节恶意加价、牟取暴利的行为给予打击,也希望我们从芦笋片暴利现象中赶快找到综合治理方法,让虚高的药价真正降下来。



当年在西双版纳农场,吃是知青面对的首要生存问题。缺油少菜,吃汤常态,甚至吃白饭。

其实,我们知青的“饮食期望值”当时已降至极低。以我为例:每顿饭只要有一瓢菜汤,哪怕是老茄子片或老空心菜煮的“黑水汤”,也能在几分钟内“呼呼”扒下一碗米饭。

记得刚下农场时,接连几个月开垦荒山,每日里抡大板斧砍树,体力消耗极强。那日中午收工,我去伙房打得5两米饭加一瓢菜汤,转身回茅棚宿舍,一路走一路吃,还没走出10米,一碗菜汤泡饭已经全下了肚。摸摸肚皮,像没吃过一样,对食物的欲望甚至比吃饭前更强烈了!掉头再去伙房,又打了4两米飯,恳求稍稍加一点汤。这一瓢菜汤因是照顾的,炊事员的汤瓢就不兜底捞菜叶了,基本是清汤,或许有两三片菜叶吧。又往回走,未及10米,这第二碗又没了。抹抹嘴巴,实在心有不甘,再折回去,又打了三两米飯。要求再加一点点汤,炊事员就有闲话了:“再打给你,别人就没打了!”总算开恩,打了一点点汤。这次干脆不走了,一屁股坐在伙房边堆放的柴火上(山上砍下的整条原木),三口两口又解决了!

蛋白尿、血尿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病变累及肾脏所致,继发性肾病常见的包括糖尿病肾病、高血压性肾病、狼疮性或紫癜性肾炎、药物性肾损害等。

对于原发性肾病导致的蛋白尿、血尿,西药可以采取糖皮质激素、细胞毒药物、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(ACEI)、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(ARB)、鱼油等抗氧化剂治疗,抗凝和抗血小板药物也可能有一定帮助。

在应用西药治疗的同时,中医药对该类疾病的治疗优势在于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,减轻蛋白尿和血尿,延缓病情进展。中医中药的其他优势还包括:(1)在激素应用中可以减少激素带来的不良反应;(2)在激素撤

谁让芦笋片提价十三倍

王明华

是谁让出厂十五点五元的芦笋片变成了二百十三元?据该医院采购负责人周某告诉新华社记者,芦笋片每瓶招标价是一百八十五点二元,医院再加十五个点,于是是二百十三元就应运而生了。对此,新华社记者随即查询了湖南省二〇一〇年药品招标指导价,发现芦笋片指导价为一百三十六元,那家医院加价率竟为百分之五十六,明显高于国家标准规定的百分之十五。新华社记者再次调查发现,四川那家药业公司将提高价的一百元给医院医生提成八%,医生拿回扣已是不争的事实。据湖南省物价局介绍,芦笋片系独家生产,厂家只供应医院,没有市场零售价可参考。

总计1斤2两米饭下了肚,感觉还没饱,还想吃!但不忍心吃了。不忍心是因为定量有限。当时我等兵团战士(后叫农工)每月粮食定量为42斤,平均一天1斤4两。似这等吃法,哪能维持?因粮食不够吃,知青大多向家中求助。我妈也常给我寄粮票。妈妈寄粮票,还需将上海粮票换成全国粮票。而用上海粮票换全国粮票是要搭进一定数额的

都是大胃王

中 拾

定量油票的,因全国粮票可以全国“通吃”,你到外地单位食堂或饭店买吃的,油当然已在其中。所以家中寄全国粮票给我,家中的定量油就只有少吃。当时上海每人每月也就只有四五两油票。

那时的感觉,再吃个三五两才过瘾。但实在吃不得了,作罢。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想不通:怎这么大胃口?假如你吃上一个月的“知青汤”,肠子里已没一点油水,你就会明白了。

我认识的一个知青,曾一顿吃下2斤糯

常、肺失失调亦应受到重视。

邪实最主要的有湿热、风邪、痰淤。湿热困于中焦,脾不升清而清浊俱下,又可扰乱下焦,致封藏失职,终致蛋

白尿形成,应该清利湿热,可用三仁汤、黄芩滑石汤。许多患者均在感冒后首次发病,或者蛋白尿

血尿控制后又常因感冒而复发,风邪也是一个常见标证,应该疏风散邪,常用的如荆防败毒散、银翘散。淤血既成,常使蛋白尿顽固难消,非活血化瘀不可以取效,常用的如血府逐瘀汤、当归芍药散。痰淤阻于肾络,精气不能畅流,壅而外溢,精微下泄而成蛋白尿,因此对于顽固性蛋白尿血尿,除活血外还应兼顾痰淤,可以加用白芥子、陈胆星等治疗。当然相对于血瘀,痰浊为患更少一些。

另外介绍2种药膳。1)清炒藕片或凉拌鲜藕片,用于肾炎血尿属于血热或湿热者,亦用于过敏性紫癜性肾炎。2)黄芪茯苓粥,用于肾炎蛋白尿伴水肿表现为脾气不足者。(作者为上海市中医医院肾科副主任医师)



米饭。那天他向我夸耀,我也为他高兴。因为能够这样不顾一切地饱食一顿,确实是非常快意的!当然,他往后的日子,就需要勒紧裤带带了。

还有一个知青,据说一顿吃了30多只大汤团。这件事是他的同伴告诉我的,后来我问起他,他也很自豪地证实了这件事。那是过年的时候,知青们分得一些糯米,为了尝尝向往已久上海汤团,他们一群男女知青搭伙,不怕麻烦,自己用石磨磨出了糯米粉,然后用白糖做馅包起了汤团。“只只有这么大的!”告诉我的知青用食指和拇指做了个半圆形,眼睛瞪得老大地说。

据说是一边下汤团一边吃的,他就蹲在锅旁,熟一锅捞一碗吃。别人有吃二三碗的,有吃四五碗的,他从头锅吃到尾锅,直吃得女知青们惊呼起来!大家帮他算算,吃掉30多只了!“其实我还能吃”,这位吃汤团大王略带遗憾地对我说。

现在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常有“大胃王”比赛。其实,在过去穷的年代,或现在还贫穷的国度,“大胃王”比比皆是的。要说起来,我当年也算得一个中等级别的“大胃王”呢!



让我惊喜的是,妈祖祖庙至今还是由庙董会